

四人集

艾克拜尔·米吉提

扎西达娃

乌热尔图

张承志



四人集

张	承	志
乌	热	图
扎	西	娃
艾克拜尔·米吉提		

四 人 集

张承志 乌热尔图
扎西达娃 艾克拜尔·米吉提

•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隆昌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•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75印张 6插页 164千字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 905册

书号：10355·874 定价：1.45元

目 录

张承志小传

凝固火焰…………… 1

黄泥小屋……………13

乌热尔图小传

胎……………97

雪…………… 110

扎西达娃小传

自由人契米…………… 169

西藏——隐秘岁月…………… 179

艾克拜尔·米吉提小传

红 牛 牦…………… 229

凝固火焰

走出来几个小时以后，我开始后悔没有听从里铁甫的劝告。说是劝告，其实只是一个威吓的眼神和一个词：K^{un}。里铁甫夸张地眨着眼皮，满眼都是恐怖。他翘起那个粗硬的大下巴来，让整个脸膛都浴进白熔的毒日光里。

感谢主，我幸好知道这个词，K^{un}是太阳。我也抬起下巴，试着朝上膘去，额间和脸颊立即淹进一片火烫的灼烤中。我当然知道K^{un}是太阳，一个人哪怕只学了三天维语也知道这个词的。可是我觉得茫然，尽管满天都飘洒般密布着那灼烙般烤人的光线。那光芒如水如银，在天穹间流溢着逼近，从里铁甫的小庄院里出来时，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K^{un}的厉害。

路左一字排开默默的火焰山。我们的毛驴车微微颤着，匀匀地响着一个寂寞的节奏。维吾尔人在车前斜斜立起两根交叉的木棍，使车子显得重心均衡。我微微感到有一点对里铁甫的歉意，此刻他不再劝我了，他的眉宇间流露着一丝忧郁。他有时轻轻抚摸着青驴子一耸一耸的尾巴。脸庞总是在一动之间就倏然变换明暗，阳光照耀的颧骨下巴，这是那么沉默着，硬硬地前伸成一个铲形。我猜这下巴后面的喉咙里可能也有不少生动的話，可是没有希望，我不懂维语，他不懂汉语，天上有一派刺人肌肤般灼烧着的毒花花的日光，地

上是一条蜿蜒不语的鲜红得炫目的火焰山。

我每分钟都想捧起那只水壶，咚咚地把凉水灌满肚皮里面那些焦干的肠子。我觉得驴车在颠簸的时候，那些肠子象些干芦苇一般叭叭地裂响，毒日头仿佛刺着它们，要快地把它们全烤干烤碎掉。可是里铁甫瞧也不瞧那两只水壶，我不知道他是真的不渴，还是在默默地忍着干渴。

我们已经在火焰山里转了两天了。

天气实在太热了。我发现理解吐鲁番盆地好象用不着读那么多书，只要在这片土地上曝烤几天就够了。可是我已经决心走遍火焰山里的几条山沟，因为它们实在是大名鼎鼎。我找到里铁甫的时候依靠了翻译，所以我一路上总是安慰自己说，没关系，里铁甫当时肯定全听懂了，他明白我要干的事。

可是我不懂维语，他不懂汉语。我们俩在赶着毛驴车走进干裂得沟壑密布的火焰山以后，就陷入了无言的沉默。

白晃晃的蓝天上有一个烧成白炽的球，阳光撒在戈壁滩上，噗噗地溅着轻飘不落的灰尘。额上留不住汗水，举手一抹，手指沙沙有声地擦下一层白碱。漫野摊开的青灰色砾石吸尽了光亮，黑沉沉地象是一片烧烫的铁块。只有火焰山依然鲜红地壁立路旁，一道道颤抖般弯曲的深沟交相拧扭着向上挣扎，在利齿般参差的山顶一线攒成一个个凸起的赤红的尖。这真是一道不可思议的山。没有植被，没有河水溪泉，没有矿藏，没有能够耕作的土壤。但是有惊心动魄的鲜明的红色。无法理解的、愤怒般的焦渴的红色。在山脚下，沿着平原戈壁和山体之间的小道，我们的毛驴车在缓缓蠕行。我最后忍不住还是摘下水壶，可是里铁甫动也不动地依样握着

鞭子。我想了想，又在心里狠狠地拚了一口气，然后把水壶挂回车前板上交叉支着的木棍杈架上。“吐鲁番学”，我想着这个新名词，眯细眼皮躲开明晃晃的毒日光，眼皮不知是浮肿了还是干裂了，睁眨一下都觉得疼痛。学者们为这道荒山和这块盆地写了堆成山的书，可是他们也许从来没有被这里残酷的炎热烘烤过。对他们来说，“吐鲁番学”也许只是一个虚假的梦。青毛驴踢踏有致地踩着碎石小道，拐进了一个沟口，两侧鲜红浓重的山崖猛地挤压过来，我觉得眼帘里充斥的红色强光立即刺伤了脑子深处的什么地方。

“里铁甫江！”我把书本和电影里的知识用上，试着加上了一个尊敬称谓“江”。

“唔？”他在浓眉下挑起眼角瞟着我。

“里铁甫江，……Yol——？”这是去哪里的路呢？

“……MurtuK”，他回答说。

道路通向木头沟；我想。MutuK一定就是木头沟。我回忆着法国国会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里的文书编号。“M”，我想起这个字母就是代表文书出土地木头沟。我马上想和里铁甫滔滔不绝地谈一谈，可是话语在喉咙里堵塞着。我急了，伸手在额上抹了一把，粗糙的汗碱渍得手掌有些难受。赤裸的鲜红山岩纹理狰狞，岩缝深处的暗红最后化成黑暗。我没有敢再抬起头瞟太阳，毛驴蹣跚起细濛濛的干燥粉尘，在车旁浮摇着淡红的浅色。

“木头沟吗？”我又问道。

“Murtuk”，里铁甫肯定地点了点头。

“亚克西Yol”好地方，我想说。但我说的是“好路”。YaHxiYol”，他又听懂了，他赞同地点点头。

木头沟。好地方，好道路。我想不起我还知道几句维语。亚克西这个词连他妈的上海幼儿园里的小孩都懂。木头沟里的山崖笔直地曳出一条斜坡，均净的细红砂平平滑滑的，象一面斜斜撑起的红镜子，引逗着人想往上爬。在这面红镜子顶端，那些鲜红吓人的沟壑又颤抖着上升起来，一股股一道道地纠缠着，挣拧着，前后在一个圆圆的尖山头上汇攒成一团拱起的火苗。我觉得那山象是一个血流满面的粗野哑巴，他愤怒地向上窜跳着，可是喊不出声来。

次日，我们已经来到南麓。倾斜的盆地边缘升腾着灰蒙蒙的尘埃，太阳依旧从清晨起就毒辣辣地高高蹲踞在高空之上。我们是清晨五点启程的，从清晨五点起天气就一直保持着残忍的炎热。空荡荡的水壶在木叉架上寂寞地晃荡着。我已经丧失了意志；一口口地，终于还是我一个人把那水喝光了。

“Kün”，我困难地挣开烤烂的嘴唇，想挤出一个笑容。我觉得嘴唇上那层硬痂正慢慢地想要封住我的嘴巴。

“Kün”，我笑出来了。

里铁甫也笑了笑，点了点头：“Kün。”他做了个夸张的、威吓又无可奈何的姿势，对着天上那轮白炽的球比划了一下。我觉得他象是在安慰我。白晃晃的强光还在倾泻着，在触着戈壁的地方激起阵阵眩目的蜃气。

“Yol”——我想说“路远”，可是我只会说“路”。

里铁甫赞同地点点头：“啊，Yol，Yol。”

南麓的道路笔直地伸入迷茫的白濛濛尘埃。我们的毛驴车象一粒青石子，在空阔的戈壁壁上缓缓滚着。火焰山现在矗立在路右，密密的纹沟竖立着，绞结成一个个圆光的火苗，连

成一条红褐色的山脊。我再也搜寻不出一句维语了，我只会说Kün和Yol，天地之间也确实只有那轮熔化的烈日和一条焦旱的道路。

“Yol——”我又挑起话题，做了个无奈的手势。

里铁甫笑了，维吾尔人都笑得有风度。

“Yol。”他点点头，重复说。

我们的路还长。四天里我们只穿过了吐峪沟、胜金口、木头沟，前面应该有一个更加大名鼎鼎的葡萄沟。这些地方我终于亲眼见过了，虽然我只能和它们在沉默和烤晒中对话。Yol正长，Kün是残酷的，我不懂维语，里铁甫江不懂汉语。可是我们的小青毛驴拉着我们，我们的驴车已经在火焰山里穿插了四天了。

“Yol……亚克西”，我想出了一句话。

“Yol YaHxi，”里铁甫肯定地答道。我觉得他没有一丝迟疑。“道路，是很好的”，我在心里又为他翻译了一遍。

当路过村庄的时候，我们在井口上灌了水壶，也让小青毛驴喝足了井水，吃饱了玉米粒。可是奇怪的是：里铁甫即使看见清冽的井水，也依然微笑着不喝一口。我把头埋进吊桶，把头浸进那透人心肺的清涼之中，一直浸到耳朵和后脑。我潜在桶底憋足气长饮不休，一直到觉得肚子里的水上升着，涨到胸口，涨到喉咙，一直到我确实知道我的干焦的肠子已经被水完全浸泡透了，我才猛地冲出水面。

“里铁甫江”！我大喊着，我拼命指着新汲的满满一桶水。

他说了一句。我知道他在说：“我不渴”。

“里铁甫江！”我摇晃着水桶喊着，清亮的井水从桶边溅洒出来。

他笑着走过来，但还在说着那句“我不渴”。

我对他的耐渴能力感到生气。“Kün！”我愤怒地指指那高空中熔成一团模糊的毒阳；又一挥手：“Yoi！”这是艰苦的长征！你为什么不喝水！我大喊着：觉得似乎是对他报答着，也觉得在喊叫中获得着发狂的欢喜。

“Kün? Yoi! 火焰山！”我又一挥手，指向那道逶迤的鲜红山脉。

“嗯，火焰山”，里铁甫点着头说。原来他也懂一句汉语，他知道这道山脉的汉语名称读作“火焰山”。他不情愿地在水桶旁蹲下，绅士般轻轻掬起一捧水，啜了两口，又站起来。

我简直惊呆了。“你难道不渴呀，咱们在四十五度高温中，在戈壁滩上曝晒了四天了，这水多么清甜！”我干脆用汉语说起来。

他又重复了一句我已经熟悉了“我不渴。”我真想趁机学会他这句格言般的维语，但那声音轻灵地飞远了。

“火焰山！”我绝望地又指指那狰狞的山脉。

“火焰山，火焰山YaHxl”，他赞同地说，我不知道他在赞同什么，虽然我也没有说火焰山不好。我坚决地端起桶来，端到他的脸前。

里铁甫快活地笑了，不好意思地接过桶放下。他又绅士般掬起一捧，象喝咖啡似地轻轻啜了两口。“……”他又轻灵地说了一遍那句格言，我刚想捉住那句话，它又飘飘地飞远了。

我想临出发前再喝一次。桶里满溢的清水上映着一团晃
闪的暗红火焰。我迟疑了一下，没有把嘴浸进去。井水渐渐
静止了，那水面上浮动的山脉影子也慢慢凝固成一个清晰的
影象。我望着它，觉得有些舍不得，于是我就学着里铁甫，
决心不再喝了。

毛驴车疲倦地走着，我斜躺在车板上，借着里铁甫的脊
背遮住一些毒日头的白光。我们已经穿过了几条山沟，调查
了那些闻名已久的圣徒墓和千佛洞。里铁甫还是正襟危坐地
扶着木叉架，垂下的鞭梢在青驴子的屁股上轻拂着。

火焰山依然在路侧一字排开，万道沟壑直直竖立着，在
蓝白的眩目阳光下颤栗。它真的是火焰，我想。谁知道远古
时代、史前时代、地质时代的事情呢？我猜那时这里一定曾
经燃着一片疯狂的火。一定是因为什么原因骤然变冷，熊熊
的一山火焰还在闪跳着就原样凝固了，变成了这样一条不可
思议的山脉。一定是这样，我想，除此无法理解。我盯着烈
日曝烤下的这道低低的山脉，觉得那战栗着颤跳着的火苗纹
理使我心里无法平静。

“里铁甫江！”我唤道，“——火焰山！”我望着这道
低矮地压仰着的鲜红连山，忍不住想和里铁甫交流一番。激
烈的、残酷的、流血的、暗哑的鲜红荒山，你埋藏着什么
呢。

里铁甫转过头来，也望着那道连山。我看见在里铁甫眼
里流闪着亲切忧郁的神情。“火焰山”，他应道，他的“焰”
字发音很奇特。“火焰山yaHxi”，他漫声说道。

火焰山好，可是为什么呢？我叹了口气。毫无办法。我

们两人只凭着三个单词无论如何是无法交流的。就象我和这火焰山一样，只凭着这颤抖的鲜红颜色，我们是无法互相交流的。

每一个山尖都是一簇熊熊的火。当它正战栗着激动地燃烧的时候，突然不知什么使它凝固住了。但它一定拚尽全力地挣扎过，所以造成了这些密密的垂直纹理。它也许满心痛苦，我想道，它也许饱含希望。它也许永远死了，它也许暗蓄着伟大的力量。我心里掠过一股空空的遗憾，脸上又皱又疼，我感觉到了满颊结成一层薄壳的汗碱。我失败了吗，也许我失败了，我想。我无法和它交流。我也许和那些吐鲁番学家一样无法和它交流，因为它不告诉我，它只是神秘莫测地向我露出一派鲜红灼眼的红色。我只能……我只能围着它转转。

我忍不住扯住里铁甫的肩。

“里铁甫江！火焰山一？”我努力挤开脸上的碱壳，向他做出一个探询的神色。

里铁甫漫不经心地瞟瞟山脉，轻轻地点着头说：“啊，火焰山，火焰山。”我急了，我没办法从他这副和事佬式的表情中找到回答，我又扯过他的肩头来，狠狠地对着他的脸做了一个表示决不能理解的、疑问的姿势。

也许……他懂了我的问题。他迟疑着，谨慎地打量着那鲜红的山脉，久久没有说话。我盯牢了他的表情。我觉得，我的同伴知道得很多，他和这山之间隐藏着一种理解。

他开口了。“火焰山——yaHxi。”

我失望得愤怒。可是我没有说什么，因为我听出他的这个格言似乎很复杂。

傍晚时分我们来到一处坍塌的小泥屋旁。

这座建筑很古怪。不知是谁用火焰山上的红岩石堆砌起几面墙壁，再用红胶泥抹在一把红柳条子上充做屋顶，把它孤零零地安放在这个荒僻的地方。里铁甫也变得很古怪，他卸下毛驴，独自一人跑到那里去了，睬也不睬我。天空终于收敛起可恶的毒焰，四野里变得开始清晰宜目，戈壁滩也开始显现出难得的铁灰色。我揉了揉眼睛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

此地正倚着火焰山的崖壁，股股扭挣般弯曲的沟纹就在眼前红红地升起。我懒懒地踱着，深浅不平地踢着地上的砂，朝那小小的泥石建筑走去。一边走我一边想到：我好象正在直直地走进火焰山里头。

里铁甫在那石头墙里独自跪着。

后来他就忙着修理小屋。他搬来山崖上滚下的红石头，补着石墙上的洞。又爬上屋顶，整理着那片柳条盖顶。我不知说什么好，默默地随着他干了起来。天色迅速地暗了下来，可是抱在怀里的石头依然滚热。汗水开始还只是一滴一线，后来就顺着脸颊纵流起来，搅和着脸上的碱污。

天黑透了。

我和里铁甫铺开驴车上的垫毡，并排睡在戈壁滩上。风正在脑后的山崖上唰唰地剥着碎石和砂土。那里也许埋藏着一位圣徒吧，我暗暗地想。我很想听里铁甫讲讲那座小屋的故事，可是我们之间没有语言。

我转过脸，望了望一旁的里铁甫。

在薄明的夜色里，里铁甫朝我微微一笑。

又走了一天，我们终于看见了葡萄沟的浓浓绿荫。习惯了眩目的黄砂、戈壁和焦裂的火焰山的眼睛，突然间酸疼难忍，仿佛那一条狭长的浓艳绿色反而刺眼难看似的。

当毛驴车一摇一摇地靠近了那片绿荫以后，眼睛不再酸疼了。可是我仍然象进入了幻梦一样觉得：一切都是和谐的，只有那片浓翠欲滴的绿地反差鲜明，显得那么扎眼。

后来又看见了渠水。一条有些浑浊的水翻着白浪，流势很猛地在渠道里哗哗喧嚣着，向前面的村庄流去了。

我不断地扭过头来，瞟着兀立在一旁的那条赤红嶙峋的山脉。我愈来愈觉得怅然若失，我知道这绿荫掩映的渠水正在向我告知着一个终结的信号。在这静悄悄的焦旱的鲜红山脉里，我已经跋涉了六天，我已经体会过了我应该经受的残酷烤晒，我已经尽了全力，我得到了些什么呢？

里铁甫也时时转过脸打量着我。他在侧着脸庞瞟着的时候，表情安祥又漂亮。我在心里苦笑着，回忆着我们之间那四个可怜的共同语词。戈壁滩在远方浩荡地伸展着，茫茫无际又平坦得出奇。火焰山渐渐移向侧后，开始变得遥远。我把水壶递给里铁甫，他微笑着摇了摇头。我想了想，拧开壶盖，也学着他的样子，象绅士喝咖啡似地轻轻啜了一口。

渠水边出现了一株茂盛的大树。

里铁甫开始活泼起来。他勒住车，向我比划着说着。我茫然地摇了摇头，我已经没有勇气继续用那四个词奋斗。而里铁甫还在耐心地解释着，用粗硬的手指打出一个个手势。

我叹了口气，点了点头。行啊，行啊，我同意你，我同意你的任何一个词。可是我真想听听你给我讲讲那间奇怪的石屋子，那里埋葬着一个伟大的圣徒吗？

里铁甫爬上了树。我立即明白了：桑椹！原来这是一株根深叶肥的大桑树，原来里铁甫在建议我一块上树吃桑椹。他在树上勤奋地摘着，明晃晃的阳光从树缝里倾泻着，遮挡着露出的蓝空。

我也爬上一根枝杈，摘下一颗湿润的、水唧唧的白桑椹，我的手指立即湿了，又湿又粘。接着，我们两人就大吞大嚼起来。我们彼此递过一些特别饱满的肥大桑椹，成棒成把地填进嘴中。叶缝里泻下的阳光被搅乱了，在我们的手上、在碧绿的叶子上、在里铁甫的肩头上忽明忽暗地闪烁着。我突然心花怒放了。

“里铁甫江！”我快活地喊了起来。

里铁甫转过脸来。他大睁着眼睛，活象个贪馋的孩子一样笑着。

“Kün！”我乱嚷着。

里铁甫快乐地笑了，露出雪白的牙齿。维吾尔人笑得真是优雅。

“哈哈！Yol！”他也喊道。

我又喊道：“火焰山！”我学着他的“焰”。

他大笑着回答：“yaHxi！”

阳光在枝杈树叶间闪烁着，疯狂地从一片叶子上跳到另一片叶子上。我捕捉不住这阳光飞行的路线。我大嚼着甜蜜的吐鲁番白桑椹，不时瞟着那道鲜红醒目的山脉。火焰山依然一语不发，默默地逆着骄阳向上挣跳，每一丝火苗都历历可数地凝固着。我心里突然掠过一阵难过，不知为什么，我觉得我和这道坚忍的山脉已经有了深深的爱情。

我们的小毛驴又匀匀地走开了。车身轻微地晃动着，循着一个寂寞又舒适的节奏。葡萄沟两侧毗连的农舍和白杨树在晃动中缓缓后移着。这是考察路线上的最后一站，我想着，结束啦，就要告别里铁甫江啦。我疲倦得沉沉欲睡。我仿佛感到一丝惋惜。我又感到对里铁甫的一种莫名的歉意，于是我把头歪靠在他风尘仆仆的肩膀上，昏昏地睡了。Kün, Yol, 火焰山, yaHxi, 我好象在睡梦中念叨着这四个词。

辽阔的大地上燃起了一条长长的火。火苗快活地疯狂地蔓延着，在崇山峻岭和深入海底的盆地之间举行了一个壮美的祭典。但是突然之间，火焰被魔法凝固在原地，从此后流逝了千年万年。火焰感到愤怒，它仍然不屈地保持着熊熊的姿态。

在它的怀抱里，在它挣扎时裂开的条条山沟里，白杨树和桑树，小麦和葡萄沿着沟水成长起来了，浓稠的绿色装点着赤裸的鲜红色。

黄泥小屋

无论是随上定远营那边沙漠里下来的骆驼，顺着黄河再穿过那片银灰的碱滩，最后瞄准了固原的青砖老城；或是踏上冻硬在洮河弯子上的白濛濛的冰桥，然后朝着岷山或更远的碾伯大通；若是你偏离了平坦的官道，沿着早裂的秃秃黄土峁子转绕起来，若是你走上了那一带受苦的庄稼穆斯林惯走的山缝小道，就再也望不上个青山绿水了。那些山道上的行人好象不喜欢宽宽硬硬的大路，他们总是绕着山边、顺着水边、贴着城边，躲开州府的喧嚣和人群的热闹，在那些烤得焦干的荒山缝里寻路走。慢慢地，只要一提起这“三边”，有些老年人就会抬起头来，扬起眼眉，现出一种半象猜疑半象知底的神色来。哦，往那搭——那些老人指点着一片黄黄的连山。那是回回们走的道么，走那搭就对啊。说罢，他们就垂下了眼皮。

于是，骆驼蹄子走肿了，耸着的驼峰干瘪了，搭在肩头上的绒线马褡子磨烂了，脸皮和眼角变得糙硬了。鼻孔里头塞堵着黄土尘灰，手上臂上不知怎么划着横竖的血口子，甩掉穿烂了的鞋，两只脚从脚脖脖到小趾头都结上了硬硬的鳞甲。

那条石渣渣、黄胶泥的小路呢，还远远地朝着荒山深处慢慢伸着。